

目 录

CONTENTS



序 /1

一 僵尸夜游 /1

身边的女孩自始至终都一动不动，她那合在一起放在腿上的手，就那么伸张着五指摊在那里，没挪动一点儿地方，她胳膊僵硬，上身挺直，目视前方，连头发丝都保持着刚刚上车时的状态！

二 尸陈海滩 /8

徐妍不可抑制地想起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听说那些心事未了的冤魂野鬼，投胎转世之前，一定会想方设法找到生前算计她的人报仇，还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人……

三 阴魂不散 /16

福地墓园背后苍茫的山林，就像死神潜伏的庞大身躯，随时会舒展开来，铺天盖地地袭击过来，把他们一个个碎尸万段，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十四 旧病复发 /102

安雅推开了阳台的门，走上阳台，她的手里，不知什么时候，似乎握着一件什么东西，赛玉飞努力借着月光看，终于大惊失色，安雅紧握着的竟然是一把剪刀！

十五 明争暗斗 /109

蔡东晨也曾为她买过红艳的、雪白的玫瑰花，在她熟睡的时候，悄悄放在她的枕边，当她醒来，睁开眼睛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那一捧捧风姿绰约的玫瑰花……

十六 人心难测 /117

徐妍转过身一看方勤这模样，惊出一身冷汗来，果然有人要害她！可她现在什么感觉也没有，刚才，她也喝了椰子汁啊……

十七 真假难辨 /125

她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纤细身影，疾走在黑暗里，像一个飘荡着的游魂，当她走到走廊尽头的时候，她看到了她自己。

十八 阴差阳错 /132

方勤心急火燎地跑出宿舍，百米冲刺一样地冲向画室，猛地推开虚掩的门，方勤看到一个男生侧身坐着，在看她的日记！

十九 剑拔弩张 /139

安雅的那种眼神，让方勤觉得很不舒服，就像暗流涌动的水面，隐藏着未知的危险，随时会发作，把方勤拖进可怕的旋涡。

二十 隐形杀手 /147

方勤看着那幅画，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那幅画里，藏着一个“X”，代表否定的符号，像一个隐形杀手，让这幅画别有深意、面目狰狞……

二十一 暗箭难防 /155

拨开花枝，方勤艰难地走到了陈嘉楠的墓碑面前，可是，当离那块墓碑只有两步远的时候，她一脚迈出，一下子踏空了，她来不及惊叫一声，就整个地栽了下去！

二十二 节外生枝 /163

赛玉飞觉得郁闷极了，事情越来越乱了，节外生枝的，不仅仅是方勤了……

二十三 借刀杀人 /172

让赛玉飞消失，对自己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她是热恋中的真正的精神病人……

二十四 弄假成真 /179

赛玉飞忍着剧痛，握住安雅的右手手腕，想把她手里的刀夺下来，然而，安雅把刀握得紧紧的，丝毫不肯放松，反而用她的左手使劲儿地掰赛玉飞的手，想摆脱赛玉飞的钳制。

一 僵尸夜游

224642981

身边的女孩自始至终都一动不动，她那合在一起放在腿上的手，就那么伸张着五指摊在那里，没挪动一点儿地方，她胳膊僵硬，上身挺直，目视前方，连头发丝都保持着刚刚上车时的状态！

1

阴云，布满夜空，压抑着威华小城。

街灯昏黄迷蒙的光，照不清路人的脸，却使得每个人看上去，都是匆匆的一抹剪影，单薄、轻飘，没有质感，如同行尸游魂。

出租车司机程浩的腿不由自主地抖，今天真撞见鬼了……他不敢转头看身边的乘客，只觉得一股寒流，迅速传遍全身，然后顺着他倒竖的汗毛和头发，一点一点扩展开，使车里的空气都冻成了冰。他觉得胸闷气短，咬着牙坚持往前开车，油门加得足足的，他希望快点到达目的地，好早点儿让她下车……

在这个乘客上车之前，程浩遇上两个坐霸王车的，辛辛苦苦把他们送到郊区，他们下了车，不付费，还对程浩骂骂咧咧的。程浩忍气吞声，这样的人，惹不起，躲得起，碰上了，自认倒霉，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

程浩就打开车门坐了进去，说：“小姐，我的车坏了……”

为了证明他说的是实话，程浩转动了钥匙，发动了引擎，挂挡，没想到，车子竟然莫名其妙地好了！

邪性！

程浩嘀咕了一声，怎么好像车子坏了这半天，就是为了等这个乘客似的……不管怎样，车子好了，能回家就好，程浩长舒了一口气，他一边开车，一边问：“小姐，你刚才说要去哪里？”

“火葬场。”

程浩一听，刚刚舒缓下来的心又猛一蹿，蹿到了嗓子眼儿那里，堵得他半天没上来气儿，真是丧气！可程浩什么也没说得出来——的哥的职责就是送人到目的地，然后收钱走人，至于乘客到哪儿，的哥没有权力干涉，再说了，这荒郊野外的，人家都上车了，他又怎么好意思把人家再赶下去。

出租车在沉默中飞奔。

十五分钟后，市区的路灯就遥遥在望了。

程浩突然觉得怪异，这种感觉来得迅猛而强烈，因为他发现，身边的女孩自始至终都一动不动，她那合在一起放在腿上的手，就那么伸张着五指摊在那里，没挪动一点儿地方，她胳膊僵硬，上身挺直，目视前方，连头发丝都保持着刚刚上车时的状态！

这时，天空更加阴沉了，厚实黑云似乎就压在车盖子上，还在不断地往下挤、挤，好像要把车里的人挤瘪似的。

程浩使劲深呼吸了几下，才稍稍感觉气息顺畅了些，他迟疑了半天，终于忍不住好奇，问：“小姐，这深更半夜的，你去那地方干什么？”

“……没人送我去，我只好自己去。”

女孩声音平直、缓慢，似乎答非所问，但程浩听了，一愣，随即就觉得浑身发冷。他大气也不敢出了，一咬牙，脚下一用力，车子“嗖”地射了出去。

往常，如果他把车开得这么快，乘客大都会抗议，可是，身边的女孩子悄无声息，还是一动不动。

人打电话到刑警大队侦查科，说在这里有一具女尸，我们就赶来了。可是，尸体因为被海水浸泡时间过长，已经高度腐烂……请你们来，想让你们辨认一下，这具尸体是不是陈嘉楠。女同学害怕的话，就不要过来看，萧杰、蔡东晨和田老师来协助辨认一下就好。”

赛玉飞迟疑了一下，把方勤和徐妍拉到一边，说：“你俩在这边待着，不要去看，我跟他们去看看。”

方勤想了想，点了点头，却没想到，徐妍打着战地说：“我也去……”

徐妍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间很想去看，她心里害怕得要命，但就是有一种冲动让她身不由己，她甩掉了方勤的手，她现在不信任方勤和赛玉飞，她们和萧杰设计骗了陈嘉楠，才逼得陈嘉楠不得不跳海。难道不能用其他方法揭露陈嘉楠吗？每每想到这里，徐妍觉得方勤他们和陈嘉楠一样，阴险狠毒，深不可测。所以，徐妍觉得和方勤单独待在一起还不如跟随其他人，至少有田路老师和校长能让她心安。

最后，只剩下方勤一个人待在远处，萧杰有些不放心的转头看她，她笑着冲他摆摆手，示意他不用担心。看他们走过去了，方勤就原地坐下来，捧起一些沙子，一边玩，一边等他们。

其实，方勤也很想过去看看，但她知道萧杰不愿意她过去，怕她害怕，她的病好不容易才好，她应该尽量避免受到惊吓。方勤心不在焉地玩着沙子，想到那边躺着的尸体就是陈嘉楠，她的心里就憋得慌。

一行人走到了那具尸体旁。

当看到那具尸体的时候，人们都忍不住一阵阵恶心。

昨夜的一场大雨把尸体冲刷得干干净净，周围的沙滩平展无痕。尸体伸展四肢横陈在乳黄色的沙滩上，惨白肿胀得不成样子，许多地方已经被水泡开了，五官已经没了形状，那件白色短袖衫和天蓝色的裙子支离破碎地粘在上面……

大家面面相觑，这具尸体根本看不出到底是不是陈嘉楠，可从衣服上看，确实和陈嘉楠跳海前穿的一样，那白色短袖衫的标志还依稀可辨，是“真维斯”的拼音字母的组合。萧杰和蔡东晨记得，这件衣服，是有一次他们俩陪着方勤和陈嘉楠逛真维斯专卖店时，陈嘉楠买下的。



王科长盯着萧杰他们，问：“能不能确定是陈嘉楠？”

萧杰皱了皱眉头，说：“王科长，没有其他更好的辨认方法吗？虽然衣服一样，可是这……”

王科长叹了一口气，道：“是有更好方法——进行DNA检验，可是，陈嘉楠的父亲出国了，短时间内联系不上，而且，即使联系上了，如果他知道陈嘉楠害死了陈思雨，估计他不愿意配合警方。”

“肯定是陈嘉楠啦！”徐妍吓得瑟瑟发抖，她哭起来，“你们看她手指上戴着的卡通戒指，那是我们上工艺课时，她自己做的，去年她就一直戴在手上！”

大家仔细看去，果然，在尸体右手小手指上，一枚小巧的卡通戒指深深地勒进了浮肿的肌肤里。

现在，应该可以确定，尸体就是跳海自杀的女生陈嘉楠了。

陈嘉楠那样鲜活的生命，原本可以前程锦绣，却这样黑暗地走到了尽头……大家的心情无比沉重。

徐妍抬头看了看远处的方勤，她在那边若无其事地玩沙子。徐妍的心里，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厌恶和愤恨慢慢地膨胀起来，虽然，即使陈嘉楠不跳海自杀，也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可是，当徐妍看到陈嘉楠的尸体这样面目全非，她对陈嘉楠的痛恨减轻了不少，还忍不住有些同情陈嘉楠了。

还有萧杰、蔡东晨，他们也很可怕，他们曾经和陈嘉楠很亲近，可是，面对陈嘉楠的尸体，他们一个个都面无表情，无动于衷……

徐妍的心不断地往下沉，她觉得这些站着的人，和躺在地上的死尸一样冰冷、一样让她害怕——爸爸妈妈不同意她退学，只给她办理了休学手续，说一是因为在威华艺校毕业后好找工作，再者半路转学太费事，所以她在休了大半个学期后，又极不情愿地回来了。虽然陈思雨的案子破了，可结果是徐妍不愿意接受和面对的。徐妍做梦也没有想到，凶手会是慈眉善目的陈嘉楠。陈嘉楠拒捕跳海后，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徐妍就觉得威华艺校里危机四伏，以至于晚上睡觉都无法安稳，她常常被一些噩梦惊醒，好在方勤和赛玉飞她们都了解缘由，不怪她晚上睡觉时大呼小叫，要不，可能没人愿意跟她住同一个宿舍；现在，陈嘉楠的尸体就这么不堪入

目地横陈在眼前，徐妍感到更害怕，她总觉得陈嘉楠的鬼魂就站在他们这些人中间，冷冷地盯着他们一个个看，随时会扑在他们哪一个人的身上，借着这个人的身体来报仇雪恨……

徐妍生生地打了个寒战，此时，她感觉无比惊惶、恐惧、孤单和无助，她很想逃离这片沙滩和这熟悉的人群。

方勤正捧着沙子玩，想，那具尸体到底是不是陈嘉楠……矛盾重重的思绪搅得方勤心乱如麻，不堪回首的往事想起来就让她头疼。

等了很久，终于看到萧杰他们走过来了，方勤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那尸体确实是陈嘉楠了，她随大家一起沉默着，走向停在路边的汽车。

公路上，有不少司机停下来探头探脑，有一个说：“真他妈吓人，我昨天傍晚还打这儿走了一趟，那时候天阴沉沉的，就觉得鬼气阴森的……”

“市中心广场那边，撞死一个，碰上吊死鬼了……”另一个满脸惊惶地说。

……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话在徐妍心里引起轩然大波，她惊惶地回头看了看远处陈嘉楠的尸体，竟然觉得陈嘉楠的尸体有变化，即使是那么微妙：陈嘉楠那双紧闭着的肿眼，诡异地睁开又合拢了……

徐妍赶紧回过头来，看到萧杰拉着方勤的手，亲密地走在她前面。徐妍冲着萧杰和方勤的背影瞅了两眼，陈嘉楠尸骨已寒，而萧杰和方勤自从经历了那些磨难，两人的感情更亲密了。不知道陈嘉楠的鬼魂看到这一幕会怎样地嫉妒？徐妍不由自主打了个寒战，快走了两步，走到萧杰和方勤的前面去，她害怕落在最后面——离陈嘉楠的尸体最近。

可是，不知怎么，徐妍却感觉陈嘉楠就在自己身后，就在萧杰和方勤中间……

“下午我们开案情总结分析会，你们随刘校长一起来听听吧。”告别时，王科长对大家说，叹了一口气，他又说，“唉！事儿真是多，市中心广场那边，那场车祸邪性得很，我们仔细做了检查，司机不是酒后驾车，

“从尸体死亡时间和尸体腐烂程度上推测，与陈嘉楠落水后丧命时间基本吻合，尸体在海里浸泡多日，被海浪推到沙滩，尸体腐烂程度比较严重，但尸体的衣着和随身携带的饰物，初步证实和陈嘉楠跳海时一模一样，这些情况都说明，尸体极有可能就是陈嘉楠，但我们并不排除巧合，目前，我们还在多方联系陈嘉楠的亲生父亲陈志，通过DNA鉴定来证实尸体身份。”

大家坐在武警大队会议室里，认真听王科长和其他武警们做分析总结。

“陈思雨死于极度的恐惧中，这恐惧感一方面来源于陈嘉楠的设计，另一方面来源于陈思雨自身的因素。陈思雨在轧死那只母猫后，跌落摩托车，被倒地的摩托车的把手击中了头部，造成一定程度的脑震荡，导致近事遗忘。她清醒后对受伤经过回忆不起来，但对受伤前的事情能回忆一些，轧死母猫的场面就被强化在她的记忆里。这些，是我们从陈思雨就医的市中心医院脑科张医生那里得知的，事后，陈思雨总觉得头痛、头晕、恶心，曾经在陈嘉楠的陪同下，去中心医院脑科看过病，向张医生描述了造成头疼的原因，张医生经仔细检查，认为是轻微脑震荡，曾建议陈思雨住院治疗，但陈思雨以不方便为由拒绝了，张医生就开了些药给陈思雨。通过后面发生的事，我们能看出，陈思雨的病没有好转，反而更重了，她没有再到医院进行治疗，而是自己买镇定药物服用。这些镇定药物短时间内使她情绪得以稳定的同时，也更大地损坏了她的身体，致使她产生幻听幻觉。这些幻听幻觉和现实可怕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就引发了陈思雨极度的恐惧感。”一位办案人员总结道，“人处在极度的恐惧状态中，就失去了理智地分析问题的能力，把看到的情景往最恐怖的那一方面进行联想，从而加剧恐惧的程度，超过了自身承受的极限，就会造成昏迷、精神错乱，甚至崩溃、死亡。陈思雨当时脑部健康已经严重受损，根本承受不了更大的惊吓，可以说，陈嘉楠对陈思雨的病情了如指掌，她一步步、按部就班地吓死了陈思雨。”

“从犯罪心理类型上分析，陈嘉楠是由于嫉妒犯罪心理发生了恶性转



化，造成她杀人的事实。这种犯罪经过嫉妒萌发阶段、嫉妒压抑阶段、嫉妒迸发阶段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四个阶段，可以说，在陈嘉楠实施杀人计划前，如果有人对她进行及时的疏导和帮助，这一可悲的杀人案件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至于于欣，据张阳和清醒后的方勤提供的线索来看，于欣回宿舍拿东西时正巧遇到陈嘉楠，但当时粗心的于欣没有理会，事后又和张阳回宿舍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接着，当天晚上，于欣去赴柳飞的约会时，在阶梯教室大楼旋转楼梯那里发生了踏空坠楼事故。这绝非巧合，而是陈嘉楠因心虚而杀人灭口。据调查，柳飞否认曾约会过于欣，也就是说，于欣手里紧握的白纸条，是陈嘉楠冒柳飞之名和于欣约会的证据，但陈嘉楠是很细心的，她怕她模仿的字迹会露馅，就中途换下了原先有字的纸条……至于她在旋转楼梯上杀害于欣的过程，可以说充满了艺术性，她充分地利用了于欣的恐惧心理，操纵一个气囊人造成可怕的杀人现场，致使于欣在极度恐慌中失足踏空，滚落楼梯，受到强烈的撞击导致身亡。陈嘉楠的这两次作案，作案手段都是借用一定的道具，造成被害者自身极度恐惧而得逞的，她做得很细密、隐蔽，难以侦破；两次得逞后，陈嘉楠因害怕失忆的方勤病愈后会对她造成威胁，就多次暗中杀害方勤，未遂，最后，陈嘉楠企图将昏迷中的方勤窒息杀死，手段极其恶毒……张阳的案子，基本维持原来的推断，但我们对威华艺校系列案件的侦查工作仍需继续，毕竟海滩上的尸体目前不能断定就是陈嘉楠，我们需要加紧联系陈嘉楠的父亲，但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家听了刑警们的总结分析，心里沉甸甸的，走出武警大队会议室，听到刘校长深有感触地对田路说：“这个案子，折射出我们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在教育中的一个缺陷——‘对生命尊重’的教育缺失，只重视学生的成绩，而不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只教给他们努力竞争，却没有教给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以及如何爱护、同情、帮助别人，这种冷漠的教育是很可怕的……我们应该好好自我检讨一下……”

方勤、赛玉飞和徐妍默不作声，她们都在想，曾经同住一个宿舍，为什么她们从来没有发觉陈嘉楠的心理缺陷呢？是陈嘉楠伪装得太多，还是

她们太粗心了？

“王科长，那我们先回去了，还得赶紧妥善处理陈嘉楠的后事……”
刘校长向王科长他们告别。

徐妍随大家上了车，她觉得陈嘉楠的案子好像是完结了，可是，还会有更可怕的事情等在后面……

而此时，田路的眼前再次出现了陈嘉楠严重腐烂的尸体和那个司机极度扭曲的脸，他感叹生命的脆弱和无常，却绝对想不到，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联系……



能听到？

想到这里，徐妍觉得更冷了，她拽着赛玉飞，恨不能插上翅膀，飞离这令人毛骨悚然的鬼地方。

方勤和萧杰随后也跟着赛玉飞和徐妍离开了福地墓园，回头望去，暮色里，蔡东晨和蔡西阳像两尊雕塑，矗立在一片灰白的石碑中……

徐妍、方勤和赛玉飞一起回到326宿舍，门被人从里面反锁了，三个人正疑惑，舍友徐帆红着脸尴尬地笑着打开了门，她的男朋友丛川吊儿郎当地斜靠在床边厚颜无耻地笑，目不转睛看着三个人，却突然说：“四个美人回来得可真不是时候啊。”

方勤和赛玉飞没有在意丛川说的话，进屋各忙各的。徐妍却把丛川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她一愣，连忙紧张兮兮地转过头往身后看。宿舍外，走廊灯光昏暗，晾晒的衣服，像数不清吊挂着的活物，随着窗外吹进来的风，摇来晃去。这时，迎面吹过一阵冷风，吹得徐妍从头凉到脚，她慌里慌张地把门扣死了。

丛川盯着徐妍，邪气的笑容带动满脸肌肉，不怀好意地说：“她就在你身边。”

徐妍左顾右盼，感觉陈嘉楠真的就站在她的身边，她抱紧了双肩，还是觉得浑身发冷，她理智地告诉自己，这个男生不过是在故意吓她，可她还是忍不住信以为真，她就在这种矛盾重重的心态里，狠狠地瞪了一眼丛川，飞快地爬上自己的床，钻进了被子里。

可是，丛川意犹未尽，竟然慢腾腾地说：“她的动作比你快，呵呵。”徐妍在被子里一哆嗦，尖叫了一声坐了起来，怕被子烫手般地把被子给甩到了一边。

“你胡言乱语什么呢？”方勤听丛川在莫名其妙地说话，又看到徐妍行为反常，就生气地问道。

“是啊，川，你在说什么？什么四个人啊，她们明明是三个人。”徐帆不明所以，稀里糊涂地问。

“你给我闭嘴！”丛川的脸变得比翻书还快，他收起满脸邪笑，冷着脸冲徐帆咆哮了一声，接着，摇摇晃晃地走到方勤跟前，斜着眼睛俯视着方勤，带着胸有成竹的语气说：“美人儿，你说我在胡言乱语？难道你不觉得我说的是实话？嘿嘿，你在害怕，恐惧会把你的灵魂一点一点地揉碎，就像……把一张纯洁的白纸一点点撕碎……她在看着我们，睁大了她那漆黑的眼眸，看着我们……哈哈……”

丛川阴阳怪气的叙说以张狂的笑声结束，那笑声回荡在宿舍里，让人听起来汗毛倒竖。

徐妍在他的笑声中，缩到墙角，抱头痛哭，她害怕极了。

赛玉飞疑惑地看着丛川和方勤，他们为什么事争论起来了？刚才，她在想别的事，没注意他们都说了什么，丛川的笑声让她回过神儿，她看到方勤的脸色不对了，在瞬间刮起狂风暴雨。

“你给我滚出去！”方勤气坏了，她一直对丛川反感至极，特别是知道了陈嘉楠是从他那里拿了死猫照片把陈思雨吓死了，她就觉得丛川罪大恶极，她狠狠地拿起枕头来，劈头盖脸打丛川的脑袋，把他往宿舍外面轰。

“方勤，你干什么？”徐帆不乐意了，她一看方勤赶她的心上人，对丛川又骂又打，立刻像护犊的母牛一样，冲上来，一把把方勤的枕头夺了下来。

“呵呵，充满了野性的美人儿，我喜欢。”丛川整理着头发，笑吟吟地说。

“呸！”方勤吐了一口唾沫，看看不可理喻的徐帆，忍气背过脸去，不再理睬他们。

“嗨！方勤，你不要得寸进尺！”徐帆被方勤无礼的态度给激怒了，丛川看方勤的目光又让她醋海生波，她就借题发挥起来，“打狗还要看主人，怎么说丛川也是我男朋友，怎么招你惹你了，你这么放肆！”

赛玉飞一看不好，浓重的火药味马上就要把宿舍给烧着了，赶紧上前劝架：“徐帆，好了，谁让他乱讲话，不要吵了，大家一个宿舍，是一个战壕里的兵，起什么内讧！”

“内讧也是她先内讧，也不是她一个人的宿舍，还想称王称霸怎么

方勤逗得前俯后仰。

笑着笑着，方勤突然觉得有些伤感，曾经，她们514宿舍里的八个女生，也这样谈笑风生地穿行在校园里，那样神采飞扬、无拘无束，可是，现在陪在她身边的，只有赛玉飞和徐妍了，而徐妍休学回来，就对她方勤敬而远之，再没有了从前的亲密无间……

方勤暗自叹了一口气，脸上仍然笑着，她不想引得赛玉飞也难过。

两人说说笑笑就走到了三楼西边的水粉静物画室，画室的门虚掩着，里面空无一人。

因为大多数同学晚饭后会去各自的画室，所以，晚饭后来这里画画的人总是寥寥无几，方勤和赛玉飞的作业白天没完成，只好来画完。

画室里安安静静的，画架凌乱地支着画板，左一个右一个地参差摆放，五颜六色的水粉锡管一摊摊摆在颜料架上……美术专业的学生大多不拘小节，没养成讲究卫生的好习惯，但这些画架也不能随便挪动位置，昨天的作业没有完成，各个同学绘画的角度是不能改变的，今天还得接着画，所以，他们不收拾画架和颜料架，也是理所当然。

方勤和赛玉飞小心地跨过一个画架，顺便浏览画板上同学们已经完成的作品，同学们画得不错，虽然大家对色彩的运用还有些生疏，但把冷暖色调都控制得很好。

方勤一幅幅看过去，突然，一幅画落入了她的眼帘，激起了她浑身的鸡皮疙瘩。

那是陈嘉楠的画架、画板，画板上端端正正地固定着画纸，画纸上的静物只简单地勾勒了形体，用的却是极为鲜红的颜色，每一笔，都像一道血痕，与雪白的纸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看一眼就感到心惊肉跳！而且，在画纸左上角清清楚楚地写着“陈嘉楠”三个字，竟然和陈嘉楠的笔迹一模一样！

这里怎么会无端地冒出这么一幅画来？

是谁乘人不备进了画室，画了这幅画？

不会是陈嘉楠吧……难道真是陈嘉楠的鬼魂回来了？

这世上怎么可能真有什么鬼魂？



六 半夜尖叫

徐妍的尖叫声凄厉、尖锐、狂躁不安，子弹一样透过黑暗射中赛玉飞、方勤和徐帆的心房，把她们从睡梦里惊醒。

田路和萧杰坐在 326 宿舍的下铺床上，他们是昨天半夜被赛玉飞打电话叫过来的。

方勤、赛玉飞、徐帆和徐妍都睡在上铺，因为她们觉得上铺相对安全一些，现在，她们四个，像受惊的兔子似的挤在他们对面的床上。

田路和萧杰翻着那本相册，神色凝重，是谁把这本相册放在徐妍的枕头下面的？

徐妍肯定地说，她睡觉的时候，枕头下面还没有相册，这本相册是半夜她从噩梦里惊醒后才出现的。

这是不可能的。

但徐妍发誓说，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

田路和萧杰面面相觑，坐在那里，陪着四个女孩焦急地等着天亮。



调换宿舍，学校现在又不允许学生在校外租屋，徐帆愁得头都大了，晚上，竟然想跑去钢琴室睡觉。

钢琴室在阶梯教室大楼一楼，但阶梯教室大楼那边，曾发生过好几起凶案，晚上，大门紧闭，徐帆一个人没那个胆量住在钢琴室里，丛川不愿意跟着她受苦受累，徐帆只好打消了那个念头，买了两个耳塞，整晚都戴着，效果竟然很不错，徐妍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听起来小多了，如果睡熟了，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方勤和赛玉飞熬了几个晚上，实在熬不住了，也效仿徐帆，总算减轻了徐妍带给她们的痛苦，而且，徐妍老这么叫，时间长了，大家也有了一定的抵御能力，慢慢就处变不惊了。

陈嘉楠又来找她了，打她、骂她、耻笑她，徐妍在黑夜里被自己的假想折磨得痛不欲生，她抱着胀痛的脑袋在床上翻滚，发出困兽一样焦躁不安的嗥叫，可是，困极了的方勤和赛玉飞照睡不误。

想个什么办法让方勤和赛玉飞反目成仇，让方勤和萧杰一拍两散。

徐妍折腾够了，咬着指甲，坐在黑暗里苦思冥想……

七 神秘衬衣

方勤也不好说什么了，屋里空气沉闷，虽然她已经向赛玉飞道过歉了，可刚才她说的话做的事太伤人了，赛玉飞虽然表面上原谅了她，但两个人之间已经产生了难以弥补的裂痕。

方勤和赛玉飞狠狠地吵了一架。

吵架的导火索是一件蓝格白底的男衬衣。

那天，方勤和赛玉飞一起去逛商场，走到男装区的时候，赛玉飞让方勤帮忙，挑选了一件男衬衣，说是买给她哥哥的。

几天后的星期六，萧杰来326宿舍找方勤，那时，方勤正在宿舍里看书，徐妍坐在上铺发呆，徐帆不在，赛玉飞洗衣服去了。

“方勤，好看吗？”萧杰的笑容明朗俊雅。

“好看。”方勤仔细看了看他，真心实意地说，那件蓝格白底的男衬衣色调鲜亮，款式大方，穿在挺拔健美的萧杰身上，说不出的好看。可是，为什么这件衬衣这么眼熟呢？方勤一时没想得起来。

萧杰高兴地拿着方勤给他找的静物写生临摹画册走了。